7年骑行20万公里，相当于绕赤道5圈

这个孃孃的退休生活有点野

上周末，62岁的邹迷娅与丈夫就前往仙女山避暑的交通方式产生分歧——丈夫坚持开车，她则想骑着自己的雅马哈NMAX155踏板摩托。“大热天骑车太晒了。”丈夫试图劝服她，无果。最终以理服人：“才跑一个多月，上万公里，还没过瘾？手不痛了？”邹迷娅弯了弯酸痛的手指，想到接下来规划中的贵州行程，她妥协了。最终两人驱车前往。

抵达仙女山后，邹迷娅通过微信向记者吐槽：“隔着玻璃看风景没劲，吹不到风，走路又太慢。”此时她正与亲友漫步乡间小道，这位刚带领“银发骑行团”完成“重庆-西藏-新疆环线骑行”的资深骑手，话语里透着意犹未尽。

自2018年退休以来，邹迷娅保持着年均骑行4个月，累计超20万公里（相当于绕赤道5圈）的骑行强度。“别人退休带孙子，跳坝坝舞，我带车轮子到处转。”她笑着总结自己的退休生活。

第一课是敬畏安全

很难想象，这位习惯风驰电掣的机车“女侠”，曾经是一位守护生命的白衣天使。

毕业于第三军医大学护理系的她，曾在新桥医院从事临床护理工作，后转业至沙坪坝区民政局。回忆往昔，邹迷娅说：“那些年工作节奏很快，我基本都在重庆本地活动，每天睁眼就知道今天要做什么，几点该去哪里，生活轨迹规律得像心电图曲线。”这种被工作填满的生活让她觉得充实，也悄然埋下一颗种子——“等退休了，一定要试试没做过的事。”

2018年，55岁的邹迷娅退休，迎来人生急转弯。当同龄人忙着带孙辈、跳广场舞时，她开始研究摩托车驾考攻略。“与其在家刷手机看别人看世界，不如自己跨上机车亲眼看风景。”考取驾照后，她先从重庆周边丘陵线路练手，渐渐把骑行半径延伸至云贵高原的盘山公路，在中短途海拔落差超千米的起伏路况中打磨车技。

命运总喜欢给狂热追梦者安排点“必修课”。2020年，自认为“技术已过关”的邹迷娅与五位骑友组队进藏。当车队行至川藏线巴塘段一个急弯时，意外降临——她的摩托车失控冲入路沟。忍痛爬起来继续骑行两百多公里到达驻地后，左脚踝已经肿得像发酵的面团，专业防摔靴死死卡在脚上无法脱下。检查结果令人心惊：左脚踝粉碎性骨折。紧急情况下，她被空运回重庆进行手术，摩托车也通过物流运回。

这场意外没有浇灭她的热情——休养三个月后，左脚打着钢钉的她转战海南继续骑行。但这次，她学会了敬畏：“技术孬就得练。”从此每次出发前必做详细路书，骑行时严格控制车速车距，全套防护装备成为标配。“安全不是限制，而是为了骑得更远。”

骑行与年龄无关

引擎发出一声轻快的“噗”声，一辆大红色雅马哈NMAX155踏板摩托稳稳停在路边，骑士单脚轻点地面，右手一抬，摘下头盔——头盔左右缀着粉色蝴蝶装饰，背后彩色飘带轻扬。62岁的邹迷娅取下护目镜，眼角带着笑意，目光明亮有神。她微微仰头，甩了甩被头盔压平的短发，嘴角扬起一抹自信的微笑——骑行的乐趣，从来与年龄无关。

旅途中

勇士证书

8月7日，记者在雅马哈小龙坎店见到邹迷娅。她刚从新疆回来，带着穿越世界海拔最高的公路新藏线、羌塘腹地的勇士证书，正与摩友热切交流。

截至当日，她手机里高德地图的足迹报告显示：她已点亮中国214个城市，历时2447天。从最初的豪爵TR150开始，7年来她换了三辆车，总里程已超20万公里。

6月19日，邹迷娅与重庆摩友“追风天际”，贵州摩友“深谷幽兰”一起，开启今年的长途远征。这场旅行早在去年来巴中看红叶时就已约好。

“她俩在德格就开始出现高反，到医院输液、吸氧，休息两天，症状减轻后又出发。”谈起同行的两位伙伴，邹迷娅眼中闪烁着温暖的光，“到了珠峰大本营，同伴还服用了速效救心丸。而我，一点反应也没有，这大概是以前的职业经历所赋予的基础吧。”这支被摩友们亲切称为“奶奶团”的三人组，年龄加起来184岁，在珠峰高程测量纪念碑旁留下了珍贵的合影。视频在摩友圈发布后，收获了无数点赞与惊叹。

“没有遇见网红狼，但当看到藏野驴、野骆驼时，所有的疲惫一扫而空。”穿行羌塘无人区时，雨夹雪让头盔结满冰碴，中午一点，性子急的邹迷娅一踩油门冲进雨幕，晚上12点成功穿越这片被称为“生命禁区”的土地。

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时，邹迷娅一天跑了近800公里，“有大货车经过时，都会躲在阴影里歇凉，但更多时候是暴晒。”

“三人只同路一段，各有各的目标，在共同的行程内互相帮助。”邹迷娅坦言，摩旅约伴不比找对象容易——三观相合、性格相投、生活习惯相近，缺一不可。对她而言，更享受独自骑行的时光，尽管孤独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需要拍照时还得停下来找路过的摩友帮忙。

从新藏线的雪山之巅到羌塘腹地的无人区，从塔克拉玛干的漫天黄沙到抚远的东方第一缕曙光，邹迷娅的骑行版图不断扩展。最东至黑龙江抚远，西抵新疆乌恰，北达漠河北极村，南至海南三亚——她的车轮丈量着辽阔疆域，也书写着一位六旬骑士与年龄无关的传奇。

视摩托为“移动的家”

翻开邹迷娅的朋友圈，一幅幅跨越中国版图的骑行画卷徐徐展开：今年1月，她在海南椰林间追逐海风；3月至4月，足迹遍布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安徽、北京、云南；6月至8月，又踏上西藏、新疆的高原之旅。“每年至少骑行4个月，总里程5000~10000公里的长途跋涉是常态，再加上说走就走的周边短途。”这位将摩托车视为“移动之家”的骑行者如是说。

摩友们眼中的邹迷娅是个传奇——不仅因她的年龄和骑行强度，更因那组令人咋舌的数据：雅马哈摩托自重132公斤，加上至少50公斤的装备，而邹迷娅体重仅60公斤。“若摩托车倒下，一个普通女性都难以扶起，更何况是在高海拔地区出现高原反应时。”然而，在邹迷娅看来，这些都不是问题：“力量可以锻炼，何况，哪怕是单车独行，路上不时还有无处不在的摩友吗？”

邹迷娅的“移动之家”装备齐全得令人惊叹：左侧边箱装着四季衣物，右侧边箱安置着帐篷，尾座的防水驮包里更是“五脏俱全”——电炒锅、电压力锅、米面粮油酱醋、葱姜蒜，甚至还有香肠腊肉。这些装备支撑着她在旅途中自给自足：有时搭帐篷露营，有时入住宾馆、客栈或农家院。每到驻地，她都会补充物资，清晨为自己煮一碗鸡蛋汤圆或稀饭馒头，再精心准备一荤一素一汤的午餐，比如红烧肉配凉拌胡萝卜、黄瓜、洋葱，佐以番茄鸡蛋汤或紫菜汤。

这次为期40余天、行程约10000公里的旅程，她仅花费7000元，低于往常1元/公里的平均成本。“在新疆摩友家借住几天，大伙又热情办招待，降低了开支。”邹迷娅笑着说。在她看来，“出门在外，摩友就是一家人。”穿越羌塘时，她发现路边沟里有一辆重庆牌照的摩托车，立即拍照发到重庆摩友群询问车主情况；作为重庆摩友会的活跃成员，她还经常为摩友们提供医疗咨询。

旅途中也不乏暖心时刻：进藏途中，两名同伴出现高原反应，她迅速架起吊床让他们在路边小树林休息，对面正在盖房的藏族同胞见状，端来板凳和开水；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时，执勤警察关切地询问她的行程，还邀请她到警亭休息喝水。“这些点滴温暖，让漫长的旅途充满了人情味。”邹迷娅说。对她而言，每一次跨上摩托车，都是向着更广阔的世界出发，而摩托车这个“移动的家”，承载着她的勇气、热爱与无数难忘的故事。

“野孩子”家族

“我们家人都有各自的爱好，彼此关心但互不干涉。”当被问及长期漂泊在外的骑行生活是否遭到家人反对时，邹迷娅笑着给出了这个答案。在这个家里，每个人都是自己领域的“野孩子”。

她的丈夫是资深驴友，玩得比邹迷娅还要野。“他不仅在国内徒步，还去过日本、印度、尼泊尔等国家。”去年，这位硬核丈夫与两位好友负重50公斤挑战乌孙古道，整整失联7天。当时正在新疆骑行的邹迷娅每天焦急致电却联系不上。“那里不仅有高原反应的威胁，还可能遭遇泥石流、塌方和迷路。”回忆往事，邹迷娅至今感到后怕，“征服自然是个伪命题，活着继续走才是最大的胜利。”

丈夫其实会骑摩托车，但在上世纪90年代摔过一跤导致手臂划伤后，就再也不敢碰摩托了。“偶尔，邹迷娅提出顺道载他一程，但得费好大劲儿劝说。其实就是皮肉伤，自己处理了一下，医院都没去。但不能勉强，估计他对摩托车的看法和我对轿车差不多。”邹迷娅说，“野孩子”家族的相处之道，在于尊重彼此的恐惧与热爱。

女儿秦诗的人生轨迹同样充满冒险精神。原本从事金融行业的她，2017年第一次接触滑雪后，觉得刺激，一下子就爱上了。逐渐跨界转行，成为北京冬奥会上来自重庆的唯一雪上项目国内技术官员。现在，女儿跟11岁的外孙又迷上了自行车运动。“我们家每个人都在追逐自己热爱的事情，外孙现在每天要练习骑车10多公里。”邹迷娅自豪地说。

虽然家人都热爱户外运动，但家务事主要由丈夫打理，包括照顾外孙。邹迷娅雷厉风行的管理风格让小外孙给她起了个“狼外婆”的绰号，她有些郁闷。

“回重庆不到一周，又有摩友约我去贵州骑行。”她笑着说，“明年我计划挑战东北极寒地带。”对于未来，这位不想停歇的骑手已经做好规划：“年龄从来不是限制，只要身体允许，就会一直骑下去，看自己到底能走多远。”在这个家里，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，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速度与激情。

上游财经-重庆晨报记者 路易
图片由当事人提供

老记伏枥
联系电话 17708339062